

陈州教授苏辙



苏辙画像

■董素芝

在淮阳西柳湖中，有一高丘，是北宋文学家，时称“宛丘先生”的苏辙任陈州教授时的读书台，名之曰“苏亭”、“子由读书亭”，或“苏亭莲舫”。明人曾对此台进行了重修，并在重修碑中写道：“先生遗迹之在陈者惟斯亭，陈人之思先生者尤因之至久不衰焉。”

苏辙（1039~1112），字子由，一字同叔，四川眉山人。晚年居颍川，号颍滨遗老。苏辙是苏洵的次子，苏轼的胞弟，父子合称“三苏”，系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

苏家原本是四川眉山的名门望族，父亲苏洵思想独立，个性古怪。相传，他有了孩子后才发愤读书，却因文章而名声大噪，且他的文章以自己鲜明的个性自成一家，不为两个才气纵横的儿子所掩。其母程氏，大家女子，生下六个子女，只有最小的两个孩子苏轼、苏辙活了下来。程氏喜欢读书，知书达理，教育俩孩子读书明志，以古人名节来自我勉励。

少年的苏辙体弱多病，曾得过肺病。他性格内向，寡言少语。其文如其人，朴实无华但情真意切。嘉祐元年（1056年）三月，苏洵父子三人同时离家进京赴试，时年苏轼21岁，苏辙18岁。第二年，苏辙兄弟同科进士及第，名震京师。此时家乡却传来噩耗，程氏病故，苏家父子三人急忙返家，兄弟二人葬母并守丧三年。

嘉祐六年，兄弟重回京师参加朝廷的制科考试。考试结果，苏轼“入三等”（当时宋朝考试，第一二等是虚设，三等是最好的），苏辙因在《御试制科策》中激烈抨击仁宗皇帝，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。司马光认为录考的是谏官，苏辙直言敢谏，应列入“三等”。一部分朝官认为苏辙专攻击皇帝，这样的官不能要。闹到仁宗出来说话才算平息风波。仁宗皇帝大度地说，要选拔的就是“贤良方正直言敢谏”官员，不能打发走人，列入四等下。然后，给了苏辙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官：“商州（今陕西商县）军事推官”。

苏辙对朝廷不能容纳直言很失望，一年后任命书下来，他奏请留下来照顾父亲，辞不赴任。在回复兄长的诗中说，能飞到兄长身边，探讨自己的近作《新论》就好了。此时的苏辙，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，而且在《御试制科策》的基础上写成《新论》，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。

苏辙一生置身于北宋政坛，官做到副宰相，但生活在北宋中后期的他，也深受党争的影响，仕途波折，生活颠沛流离。

说到苏辙，苏轼总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。虽然兄弟二人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，且苏辙政治上并不比其兄逊色，官位比苏轼还要高，但苏辙的光芒总被其兄遮掩。一是因为苏辙有个传奇的文化巨人哥哥。二是因为兄弟俩是知己，政治主张一致，生死荣辱与共，苏轼的政治风波时常会波及苏辙。

弟兄两个，苏轼洒脱豪放，祸从口出，无论文名还是政名永远是焦点。苏辙沉静内敛，内心却执着坚定。康震在百家讲坛讲苏辙时，称苏辙的平和，并不意味着内心的平静，就像待发的火山。意思是说，苏辙政治上比苏轼还要尖锐，但因为平时收敛着，连政敌王安石都对他有所敬畏。

熙宁元年（1068年），刚继位的宋神宗很

想有所作为，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，开始变法。苏辙兄弟虽然反对因循守旧，但也不同意变法的理论，因此卷入了政争。熙宁三年（1070），苏辙上书神宗，力陈法不可变，致书王安石，激烈指责新法。不久，苏辙被贬为河南推官，又不去赴任，适逢苏家挚友张方平，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京城任陈州知府，便推举苏辙为陈州教授。

因反对王安石的新法，少怀大志的苏辙再次被冷落，成了陈州一个无足轻重的官派教授。教授本是闲职。31岁的他到陈州时，心情沮丧而灰暗。在他的诗作《初到陈州》中，他道出了自己抑郁不得志的无奈，和初到陈州复杂矛盾的心绪：“谋拙身无向，归田久未成。来陈为懒计，传道愧虚名。俎豆终难合，诗书强欲明。斯文吾已试，深恐误诸生……枕畔书成癖，湖边柳散愁；疏慵愧韩子，文字潮州。”

诗中说自己想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居田园不成，又没其他办法安身立命。说是来陈州传道，其实只是来消磨时间，虚度光阴。“俎”和“豆”虽同属祭品器物，终因差别大难以融合，只有诗书能让自己眼前有点光明。但著文章这样的事自己也试过，又很怕自己不合时宜的文章误了学生。诗的后半部分说他闲居已久，天天饱食终生无所事事，只是把痴爱的书放枕边研读，去淮阳的西柳湖边和柳树消愁解忧。像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那样，因上表谏迎佛骨触怒宪宗，被贬到潮州。当时鳄鱼为患，无聊时作祭鳄鱼文。

仕途的失意让苏辙心灰意冷，闷闷不乐。他以书为乐，读书读累了到柳湖边走走，在这片碧水中消忧散愁。一天，苏辙读《易经》解闷，忽然开窍，日有升落，我何必为这些无法改变的事忧心忡忡呢？想着，他来到平日散步的西柳湖，划起一只小船，划着划突生一念，我何不在这样美的地方修台读书取乐呢？怎能因眼前的挫折自暴自弃呢？为这一想法，苏辙欣喜若狂，于是他告诉陈州知府张方平，说要用自己的俸禄在柳湖里建一个读书庵。

因干旱少雨，那年的西柳湖有一片片高地露出水面，苏子由便在湖西北地高台上建了一个读书庵。书庵茅草盖顶，简陋朴素。读书庵周围湖水青青，柳树依依，非常寂静，从此苏辙就和西柳湖有了不解之缘。

宋神宗熙宁四年（1071年）春，苏轼继苏辙之后又上奏折批评新政变法，在三次上书陈述变法得失之后，被贬为杭州通判。虽然被贬出京城，但外出赴任对苏轼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解脱。苏轼七月出京，在赴杭途中先到陈州，一是看望弟弟苏辙，二是向退隐的国家元老、陈州知府，对他们苏家有知遇之恩的张方平表达谢意。

说起苏家与张方平的关系，要推到嘉祐元年（1056），苏洵父子当年欲同游京师，途经益州（成都）时，拜访了益州知州张方平（字安道，号乐全居士，河南商丘人，官至宰相）。张方平见到苏洵及二子的文章，非常欣赏，礼为上宾。为推荐苏轼父子，张方平不惜向政见不一的欧阳修写了“推荐书”，让苏氏父子赴京应试。张方平对兄弟二人更是喜爱，说两个孩子都是天才，老大聪明敏锐又可爱，老二老成持重，将来成就会超过老大（指做官）。正是这种知遇之恩，看到苏辙一次次遭遇困境，爱才、惜才的张方平才主动

把苏辙推荐到自己门下。

此次探访，苏轼在陈逗留七十余日，兄弟二人和张方平一起谈论诗文、政治、家事、前途，探讨杜诗，张方平写了《读杜诗》，苏辙、苏轼兄弟分别写了同题诗《和张安道读杜诗》、《次韵张安道读杜诗》进行回应。兄弟俩或到柳湖读书，划船，或在城郊漫步，他们相互赋诗唱和，吟诗作画，留下了数十首关于淮阳的诗篇：《和子弟由初到陈州》、《柳湖感物》、《次韵子由柳湖感物》、《柳湖久无水怅然成咏》、《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》、《戏弟子由》等等。

“宛丘先生长如丘，宛丘学舍小如舟。常时低头诵经史，忽然欠伸屋打头。斜风吹帷雨注面，先生不愧旁人羞。任从饱死笑方朔，肯为雨立求秦优”（《戏弟子由》即是在陈留下的杰作。）诗中说，宛丘先生身高如丘陵，学舍却小如舟，时常低头诵读经史，忽然伸腰头顶屋；斜风吹帷幕，雨水流脸上，旁人羞愧而先生却无所谓。宁可让饱死的侏儒嘲笑饥饿的东方朔，岂肯为了避雨而求秦优（优旃）之助。诗人以东方朔、殿前的卫士比子由，以侏儒、秦优喻当时的宠臣，于戏谑之语中称赞子由宁愿清贫而不屈己求人的秉性。诗中又说，低陋的茅屋，家人争吵不安的居室都是微不足道的，还是让精神无拘无束地遨游于宇宙吧！对子由把眼前的困苦、纠纷置之度外的精神分外赞赏。

后一部分是自嘲自己无功却居住在杭州一个富丽宽敞的地方，衬托其弟“宛丘学舍小如舟”的不公。诗中“如今衰老俱无用”与“文章小伎安足轻”都是反语，是慷慨之辞，写作此诗时，诗人方才36岁，子由才33岁，这正是他们才华横溢、建功立业的黄金时期。

此诗通篇为戏谑之语，表面上的戏谑的却是深沉至极的愤怒之言，给人以一种“含泪的笑”，把苏轼“嬉笑怒骂，皆成文章”的风格表达得淋漓尽致。

在《次韵子由柳湖感物》中苏轼写道：“柳虽无言不解愠，世俗乍见应怃然。……四时盛衰各有态，摇落凄怆惊寒温。南山孤松积雪底，抱冻不死谁复贤。”借柳树朝、晚及四季盛衰的不同，“南山孤松”“抱冻不死”来勉励弟弟刻苦自励，做贤明之人。

一天，苏轼与苏辙在读书台上散步，笑问其弟读书台位于水中是何意，苏辙说：“水是阴，台是阳，这叫负阴抱阳。”苏轼说：“这台高出水面，犹如一船。”苏辙立时回道：“水载舟也覆舟。宦海若舟，我这只小舟叫大海淹没了。”苏轼拍手笑了，摇摇头，说：“天大则才公，地厚则才久。”苏辙笑着说：“全在我心中呀！”

中秋节过后，苏辙陪兄长一起赶赴颍州，拜访了另一位德高望重的恩师欧阳修，在那里逗留十多天方才依依惜别。

兄长的到来扫去了苏辙多日的郁闷，苏辙豁然开朗。路有千条，条条都能通京都，我何不放弃自己的小恩小怨，俯下身去做意义的事呢？而且，陈州知府张方平是因为欣赏苏辙才特意把他要过来的，对他的才干非常信任和依赖。陈州府的一些外交和时政方面的事都交给苏辙处理。苏辙的心情渐渐改变了，在陈州期间写下了《代方平答陶启》、《代陈州张公谢批答表二首》、《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书》等大量公文和应酬文字。闲暇

时间，苏辙向陈州道士学服气法，调理自己小时候就有的肺病和体虚。他还研读葛洪《抱朴子》的养生之术，身体得到很大的改善。

在《宛丘二咏》中，苏辙以山茶的“松筠秀”、“真性在”自勉和慰勉苏轼，告诉远在杭州的哥哥苏轼，决心“潦倒尘埃不复归”，不管在社会上受到多少挫折，都要为实现抱负而奋斗。

苏辙在淮阳还结交了张安道、李简夫、黄实等宛丘诗友，经常一起在读书台吟诗作画。李简夫名宗易，也是淮阳人，爱写诗。自言自己是个“乐天派”。庆历年，李简夫曾官至太常少卿，为官清正，与宰相晏殊相知尤深，民皆称道。后因病回到家乡。苏辙到陈州时，李简夫已归隐淮阳15年，与其相识后有相见恨晚之意。李简夫著有诗集二十卷，苏辙不仅自己为其作序，其兄苏轼也亲为其作序。兄弟二人赞他诗作成就可比白居易，其为人处世又似陶渊明，是真君子。

当时，李简夫的外孙张耒正游学陈州，苏辙一见就非常喜爱他，不但亲自给他授课，还把张耒荐给兄长苏轼。张耒得以拜谒苏轼，苏轼见其文“汪洋澹泊，有一唱三叹之声”，遂被列为门人之列。和黄庭坚、秦观、晁补之被称为“苏门四学士”。

元丰三年（1080年）二月，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贬谪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任团练副使。为安慰兄长，苏辙专门从南都（商丘）赶到陈州，在兄长赴黄州途中经过的陈州见上一面。这一次，兄弟俩在淮阳停留三天。在淮阳，兄弟再一次携手遨游，共诉衷肠，苏轼写下和《和子由》诗：“太昊祠东铁墓西，一樽曾与子同携……”

淮阳短暂的相聚，兄弟俩难分难舍，世事难料，说不定此去便是永诀。兄弟二人再一次挥泪告别。“惊尘急雪满貂裘，泪洒东风别宛丘。又向邯郸枕中见，却来云梦泽南州……”苏轼后来在《子由自南都来陈，三日而别》中写道：“夫子自逐客，尚能哀楚囚。奔驰二百里，径来宽我忧……”

此次陈州旧地重游，唤起了苏轼许多淮阳的美好回忆。元丰五年（1082年）秋七月，贬到黄州的第三年，他在千古名篇《赤壁赋》中，对着皎洁的月夜，思绪万千。无望的他，比任何时候都纷忧和虚无。或许在他脑中与弟子由在陈州洒泪而别的场景还在，所以脱口而出“诵明月之诗”，写月未出而先用《陈风·月出》作引子，囚徒般的日子，艰难的生活，对弟弟的思念，那压抑的情感化作飞碟抛出，此时的苏轼，心境与《陈风·月出》里的抒情主人公极为相近。

时光千年，人去亭在，苏辙兄弟宁折不弯，正直、向上，不为环境改变的品格，永远地镌刻在了淮阳人的记忆里。

明成化六年（1470），陈州知州戴以东坡“宛丘先生长如丘，宛丘学舍小如舟”诗意，重修苏辙读书台。台上建亭，亭基为船形，象征宦海扁舟。四周植莲，暗喻出污泥而不染的品质，名之曰苏亭莲舫，系淮阳八景之一。清代诗人金允宜在《苏亭莲舫》一诗中写道：“苏湖亭外藕花浮，千载芳踪说子由。几处清歌来画舫，一行白鹭下汀州。碧桐风流堪步武，每逢佳日喜来游。”每值盛夏，柳拂曲栏，荷叶田田，文人墨客，络绎不绝。



淮阳龙湖